劲竹丹心向阳生

■丁小炜

感　念

2020年，我受邀创作“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中关于江姐的长篇报告文学《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中国青年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正式写作前几个月，我到江姐的故乡和她开展革命工作的地方进行了多次探寻和采访。其间，许多人和事令我十分感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难以忘怀。

一

那年8月，在重庆江北区一座退休干部公寓里，我见到了93岁的李玉珍老人。她15岁参加重庆女青会办的妇女识字班，1947年加入川东游击队，1948年2月入党。彭咏梧、江竹筠相继牺牲后，李玉珍受组织安排回到重庆主城担任联络员，并帮助照顾江竹筠家里的两个孩子：一个是10岁的彭炳忠，为彭咏梧与前妻谭正伦所生；一个是3岁的彭云，是彭咏梧和江竹筠所生。

李玉珍老人虽已年逾九旬，但身体硬朗、思路清晰、十分健谈。她说，当年做地下工作，首先强调的就是纪律，纪律就是生命，所有人员联络都靠单线联系，“横不跨支，纵不越级”。当时，江竹筠隶属下川东地工委，李玉珍隶属上川东地工委，两人之间没有工作交集；直到李玉珍来帮助照顾这两个孩子，才陆陆续续知道了一些彭咏梧和江竹筠的事。李玉珍老人说，当年他们住在重庆中央公园附近，她与两个孩子吃住在一起，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李玉珍老人说，江姐以及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烈士们，牺牲时很悲壮。她是烈士遇难后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只见到处都是同志们的遗体，地上血流成河……这些同志牺牲时，新中国已经成立，重庆也在不久后宣告解放。

李玉珍老人离休多年，一直坚持参加党组织的学习和生活，坚持到群众中去作报告、讲传统，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二

重庆市云阳县董家坝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的外婆家，地处云阳、奉节两县的交界地带。旧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此地的统治力量薄弱。彭咏梧的外婆姓任，外公姓桂，董家坝也是彭咏梧幼时生活过的地方。如今，桂家的老房子还在。彭咏梧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后，将外婆家作为开展工作的一处联络点。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和其他一些同志曾在这里秘密居住过一段时间。



江姐就义（版画，重庆美术馆藏）　吴　凡　作

在桂家老屋的场坝上，我见到了桂远福老人，他是彭咏梧的亲表弟。“那年腊月二十六，就是在我家这个楼上，江姐得到了彭咏梧遇害的消息。”桂远福老人又给我指了指房前的一段石梯，“看，第二天，江姐就是从这条小路去的万县……”

在万县，江竹筠的上级是涂孝文。他早年参加革命，受到党组织的器重，1945年参加了党的七大，后被派回重庆委以重任。然而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刑讯，涂孝文很快就变节了，导致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多名党员被捕。

2020年11月，我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采访，不巧正赶上旧址维修、暂停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得知我为创作江竹筠纪实作品专程前来，便同意我入内参观。我获准走进关押江竹筠的那间囚室，伫立了很久，也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泥巴地板，泥坯牢墙，木质门窗，昏黄的灯光，腐旧的气息……这里曾囚禁着一个个追求自由的生命，禁锢着一颗颗跳动的红心。江竹筠和难友们睡的是干稻草，吃的是沙子饭，但她们口中说出的却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她们眼里闪烁着最纯洁高尚的真理之光。

时光远去。斑驳光影里尘埃飞舞，一个个衣衫褴褛的沉默身影仿佛从我眼前走过；我似乎听见脚镣划过地面的哗啦声，听见她们轻轻的呻吟，也听见她们的告白、追问与长歌……

走出这间囚室，我的脚步也变得沉重，想说些什么，一时却难以开口。我不知道自己的笔触能否还原峥嵘岁月里的江竹筠；但我又似乎看见了她眼中的光亮。那光亮真实地呈现出一个70多年前的革命女性，丝毫不显虚幻。

三

江竹筠有一位好友叫何理立，两人读小学时就在一个班。后来，两人又一起上中学、入党、参加革命，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和革命战友。何理立的丈夫仲秋元，跟随邹韬奋先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1939年，仲秋元从生活书店兰州分店转移到重庆，后成为重庆三联书店第一任经理。在重庆，仲秋元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彭咏梧。1945年，仲秋元与何理立在重庆结为夫妻，书店同仁送给他们一套精装《资本论》作为结婚礼物。1947年6月1日，仲秋元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后来江竹筠等也被关押于此。由于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1949年3月，他被营救出狱。彭咏梧和江竹筠、仲秋元和何理立这两对革命夫妻，结下珍贵的革命友谊。

彭咏梧牺牲时33岁，江竹筠牺牲时29岁，他们正值人生芳华，却倒在了胜利的前夜。仲秋元、何理立是幸运的，他们迎来了革命胜利。然而，两家的情缘没有中断——2005年，彭咏梧、江竹筠的孙子彭壮壮与仲秋元、何理立的孙女仲琦结为夫妻。

彭壮壮工作、生活在北京。他工作很忙，但仍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并为我提供了一些珍贵资料。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江竹筠烈士牺牲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年份，彭壮壮给从未谋面的奶奶江竹筠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深情地对奶奶说——

奶奶，您离开我们70年了，可您没有被忘记，您也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指引着我们前行。虽然我没有见过您的音容笑貌，但是我们的脸上，都带着您的面容；我们的生命，是您的生命和爱的延续。

作为写作者，我有幸为江竹筠烈士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我从一座纪念馆、一尊雕像、一件文物、一棵老树、一段文字中，找寻那些岁月留下的印记，回望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多少个夜晚，我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陷入久久的沉思：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身陷黑暗而内心充满光明？是什么让他们面对酷刑而眼里无比平静？是什么让他们品味到了信仰的芬芳？是什么给了他们一往无前的力量？如果我写下的文字能回答这些问题，便是一个写作者能收获的最大满足。

记　忆

子弹壳烟袋嘴

■厉彦林

2005年清明节前夕，在将张寰旭烈士迁葬至革命烈士陵园时，人们在他的遗骸旁发掘出一个断成两截、用子弹壳制成的烟袋嘴。它锈迹斑斑，像一位沧桑的老人守着一段滚烫的往事，铭记着烈士的人生。

在战友和老乡的记忆里，张寰旭温文尔雅，像个书生，可打起仗来却十分勇敢，先后8次负伤。1912年，张寰旭生于山东莱阳县高格庄镇大泊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青年时投身革命，在莱阳中学读书时与同学组织驱逐反动校长的罢课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同学下乡演说，宣传抗日。20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他参加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任胶东抗日游击队政治教导员、八路军胶东军区十六团政治委员。

抗战岁月里，张寰旭养成了吸烟的习惯。于是，警卫员用捡来的子弹壳给他制作了一个烟袋嘴。从此，这根旱烟袋几乎不离他身边。部队休息时，他常用衣袖擦擦烟袋嘴，装上一袋老旱烟，和战士们你一口、我一口地抽起来。缕缕烟雾里，官兵之间没有多少客套。

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到烟台布置了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为期40天的拉网大“扫荡”行动。敌人此次出动日军1.5万人，伪军5000人，妄图一举剿杀我胶东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11月19日起，敌人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实施“拉网合围”。牙山驻有胶东抗大，是我军培养干部的基地；马石山是胶东军区指挥机关、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等党政机关常驻地。所幸的是，在敌人完成对马石山合围的同时，胶东军区机关及大部分主力部队已完成转移。但还有十六团、十七团两个团部、5个营、警卫连等部队和7000名群众被围困于马石山地区。

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十六团团部率特务连、三营八连、机枪排及独立营部分人员，从马石山南麓往东南方向突围。部队行进到铁山时，遇到莱东县的地方干部和1000多名被日军驱赶到山里的群众。张寰旭提出，带着乡亲们一同突围。有人担心目标太大、行动迟缓，主张部队和群众分开突围。部队紧急开会，最终决定按张寰旭的意见行动：宁可部队受损失，也不能置群众安危于不顾。

扶老携幼的1000多人走在山路上，队伍绵延1公里多，能不能顺利突围，谁心里也没底。途中休息时，张寰旭的老同学、时任莱东县民政科科长的盖诚来看望他。张寰旭把烟袋递给盖诚，两人你抽两口、我抽两口地说了一会儿话。最后，张寰旭说：“老盖，这次可能我救不了你，你也救不了我了，咱们就一起拼命救老百姓吧！”

带着群众突围，部队行动迟缓了许多。走到马石山东南的周家沟北山时，天已经亮了。日军发现这支军民混合的队伍，调集重兵围堵。危难之际，张寰旭沉着指挥，一面组织部队护送群众，一面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拼死顶住反扑的日军，用密集火力从包围圈中打开缺口。700多名地方干部和群众突围出去了，然而张寰旭以及参谋长陈志英、参谋周文彬、组织股股长牛文蔚等指战员英勇牺牲。

战后，突围出去的胶东军区秘书张少华回来打扫战场。他看到到处是尸体、子弹壳和血迹。张寰旭倒在血泊中，棉袄衣兜里还插着旱烟袋，他的身边是警卫员和马夫王新财等人。张少华含泪组织民兵就地掩埋烈士遗体，说：“时间紧迫，张寰旭政委单独掩埋，其他烈士可以合葬。”这时，他们发现马夫王新财还有呼吸，立刻安排群众抬去抢救。反“扫荡”过后，胶东军区在马石山举行追悼大会，悼念牺牲的官兵和群众。

张寰旭牺牲时，他的女儿张旭静出生才两个月。1954年清明节，张寰旭的妻子宫静宜接到民政部门通知，张寰旭的墓在文登烈士陵园建好了，便立刻带着12岁的女儿赶去。见到新修的烈士墓，宫静宜不免疑惑：马石山距离文登70多公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张寰旭的遗体怎么可能运到这里？一问才知道，那是一座空墓。她对女儿说：“鬼子大‘扫荡’期间，抓了不少人到日本当劳工，你爸爸会不会是被俘虏送去日本了呢？要不然，为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句话成了张旭静心里的结。1982年，她趁着公派到日本留学的机会，多方面查找打听1942年胶东拉网大“扫荡”的情况，却一无所获。直到2006年，已经退休的张旭静才收到父亲安葬地被确认的消息。她立即从青海来到海阳。当她看到父亲的子弹壳烟袋嘴时，不禁泪洒故土。

马石山附近有一个人默默为张寰旭烈士守墓61年，直到离开人世。他就是张寰旭的马夫王新财。他在突围中因腹部和腿部受重伤，复员安置。后来，他通过知情人探寻到张寰旭的坟墓，便经常去墓地吊唁，承担起看护坟墓的责任。当地乡亲说，王新财经常指着墓地下边的山口，向人们讲述张寰旭的为人、枪法和子弹壳烟袋嘴：“马石山突围战那一仗，打得很惨烈。张寰旭政委临危不惧，站在重机枪手身旁指挥。重机枪一响，成片的鬼子就倒了！”每逢清明节和张寰旭牺牲的日子，王新财带领子女到墓前悼念、给坟添土。他常这样教育子女：“烈士为咱老百姓流了血、搭上了命，咱世世代代不能忘呀！”

2005年清明节前，一批老战士捐款修建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在海阳落成。当地政府对散葬在山中的抗日烈士遗骸进行查证，并正式安葬。当张寰旭烈士的坟墓被打开后，最能证明他身份的那根旱烟袋就在遗骨旁，子弹壳烟袋嘴和铜烟袋锅已经锈蚀，竹烟杆已经烂断。移灵现场，十六团老战士于成扑通跪下，大声哭喊：“政委，张寰旭政委！这就是俺张寰旭政委，这烟袋我太熟悉了。政委您终于可以安息了！”

2015年8月17日，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在济南举办“100个家庭抗战故事图片展”开幕式。年逾七旬的张旭静几度哽咽，她说：“我用了一生寻找父亲，不仅是寻找他的尸骨，还有他报国爱民的精神。”同年，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寰旭名列其中。

这个子弹壳烟袋嘴铜色暗沉，断口锈蚀，可它记得战火中不分你我的官兵情谊，记得掩护乡亲们突围的身影。

人在军旅

昆仑车鸣

■李小龙

喀喇昆仑高原，寒风刺骨。

发动机艰难转动几下，声响陡然中断，车辆再次启动失败。

“又打不着火了？我来看看。”一级军士长王国庆快步走近，把手电咬在嘴里，俯身钻进车底。明亮的光柱在电路、油路和机械部件间缓缓移动。他一边看，一边摸着排查电路、油路和机械部件，双手很快被冻得发木。

身边几名战友围着战车，眉头紧锁。有人猜测：“可能是天冷，把机件冻住了。要是给车辆加装预热锅炉，应该能彻底解决。”也有人接过话头：“依我看，多备些低温启动液更省事，往发动机里一喷，车子立马就能发动。”

听着大家的讨论，王国庆原本微蹙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常年扎根高原从事车辆保障工作，他心里清楚，战友们提到的这些办法，治标不治本。有一年冬季演训，车队翻越达坂时，一台车突然熄火抛锚。借助低温启动液勉强启动后，发动机却像“喘不上气”，动力不足，一路走走停停，延误了时间。

还有一次，在物资输送途中，突遇冰雹大风，重载运输车在盘山路段因缺氧导致动力锐减、爬坡无力，车队行进迟缓。他一路抢修，补给才顺利送抵哨所。

入伍29年，王国庆检修过上千台车辆，对单位所有车型的性能短板、适配工况了如指掌。他心里明白：高原边防应急拉动分秒必争，预热锅炉安装工序繁杂，发车前使用耗时过长；低温启动液频繁使用易损坏发动机，难以适应实战要求。

经过细致排查，他判断，车辆无法启动，主要是高原缺氧、低温所致。

他从车底钻出，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发动机就像人一样患上了‘高原反应’。气缸内氧气供给不足，燃油无法充分燃烧；如果不解决缺氧问题，即使给发动机加温，也难以正常点火运转。”

一句话点醒众人。“既然缺氧，咱们就主动补氧，给发动机‘输口气’！”王国庆提议。他把排查情况、环境数据和自己的判断仔细记录下来，向连队作了报告，提出先用临时补氧的办法进行一次试验。

连队随即逐级上报。上级研究后认为，这一建议有试验价值，遂协调装备部门和技术人员进行分析论证。经评估，上级批准先在一台战车上进行临时补氧助燃试验，视情扩大试验范围。

没有丝毫迟疑，大家按照试验方案分头行动。

两名年轻战士转身朝营房方向快步跑去，片刻后便合力搬来连队日常备用的氧气罐。有人从器材室找来规格适配的耐压输气管、密封接头和固定卡扣……很快，一件件工具、耗材在战车旁摆放整齐。

寒风如刀，官兵的脸颊被冻得通红，手指也渐渐僵硬，可没有人退缩。

“轰隆隆……”当第一台战车在补氧助燃下发出平稳浑厚的轰鸣时，车场里瞬间响起一阵欢呼声。顺畅的发动机轰鸣声，印证了王国庆的判断。

然而，扩大试验范围后，新的考验又来了。不同车型、不同工况下，发动机启动所需的氧气量各不相同：供氧过量会烧蚀发动机、损耗机件，供氧不足又达不到助燃效果，必须逐台精准测算。

“一台一台来，仔细记录数据！”王国庆拿起纸笔，蹲在发动机旁。官兵轮流配合试车，微调阀门控制送氧量，观察发动机启动状态。

每次启动试验，现场都有人及时报出数值，王国庆逐一仔细记录。

寒风呼啸依旧，车场里秩序井然，讨论声、指令声、机械运转声交织在一起，汇成同心攻坚的协奏曲。从清晨到日头渐高，厚厚的记录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一组组实测数据。

王国庆与战友为几台战车加装了固定氧气罐，将氧气输送管接入车辆进气管道，安装调试控氧阀门，使车辆一发动，氧气罐中的氧气便自动进入发动机助燃。

新装置投入试用后，很快大显身手。经多部门联合评估和上级批准，这一技术现已在全团推广。不久前，该团接到紧急拉动命令，10余台战车全部一次启动成功，出动时间大幅缩短。

王国庆望着一台台战车平稳启动，听着浑厚的轰鸣声久久回荡在高原，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松潘草地（组诗）

■孙大顺

草　地

水在草的根部，沉默不语
草在水里，藏起绿色的
数百公里的泥沼
没有一封家书能够穿过
茫茫草地
那些陷下去的马蹄，还有多少
能抬起来，只有星星知道
他们的手
干裂得没有血色
推着缓慢的时辰一路向北
锅里的皮带熟了
还是能轻易擦伤喉咙
最后的半块青稞饼
在战友手中传来传去

一直向北，红色背影像火种
从草地最低的地方升起
一路向北，红色队伍
像星辰一样醒目
草地有毒水、毒草、饥饿
这些黯淡的词语，无法回避
他们有红星、草鞋、信念
胜利的号角，就在前方
那些被泥泞吞下的名字
都会被春天的露水
一一唤醒

野　菜

不挂野战地图
不在硝烟里奔突
不在如墨的夜里潜伏
不用枪炮说话
布满弹孔的旗帜下
关于野菜的知识
是绝无仅有的
温饱学、生命学、智慧学

野菜调查小组请来
野韭菜、野蒜、野芹菜、牛耳大黄
野菜的野，野地的野，野生的野
这些野字辈的柔软之物
新鲜之物，葱绿之物
与红色队伍一起行走

把你布满老茧的手抬高一些
轻一些，不要挖断野菜的根
让它们歇一歇，休养生息
不要像歼敌一样，一扫一大片
要选长势不好的野菜
留下一些
让它们丰美、摇曳、歌唱
我们少挖一棵，后面跟上来的
更艰难的战友
就能多吃上一口野菜
多走一段路，多翻过一个坡
让饥饿离得远一点

雪莲花开

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绽放
只需要石头缝里
那一点湿润
那些头顶星光的红色背影
把洁白的雪山点燃

牦牛驮着伤员走过的地方
春天来得迟，去得很慢
宣传牌上朴素的承诺
像燎原的火把
雪线以上，走不动的云雾
丢失诗意，唯有雪莲花开
开在我们心里

九十年，草鞋足迹成了公路
篝火已是光伏的海洋
雪莲还是当年的样子
在接近天空的地方
雪莲花开
开在祖国大地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801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